

伏击点燃抗日烽火 战斗过程惊心动魄



自路景韶带领抗日游击大队打响诸城抗日第一枪后，中共诸城地方党组织领导诸城人民进行了不屈不挠的斗争，配合各主力部队，多次粉碎日伪军“扫荡”。其中马耳山反扫荡彻底粉碎了敌人的围剿。

陶钝说服区长一起抗战

在诸城抗战史上，有一次战役是绝不能忘记的，它是1938年2月2日由路景韶带领游击大队发起的路家道口伏击战；有一处地方是绝不能绕过的，则是路家道口抗日遗址。1937年10月，日军侵入山东，国民党第五战区副司令、第三集团军总司令、山东省政府主席韩复榘率10万大军不战而逃，接连丢掉黄河、济南、泰安、运河防线，致使日军一个半师团轻易侵占了大半个山东。12月27日，济南被日军侵占，诸城县长闻风逃窜。在山河破碎、国难当头的危急关头，诸城许多优秀儿女挺身而出，舍生忘死地投身抗战烽火中。陶钝就是其中的一员。陶钝，诸城市昌城镇徐家河岔村人，原名徐宝梯，毕业于北京大学，1937年回家乡组织抗日活动。他的家乡在诸城七区，有一支500多人的地方武装，陶钝试图把这支武装发展为抗

拉起抗日游击大队

拉起抗日游击大队。陶钝找到区长路景韶，劝他起来抗战。路景韶是革命志士路友于的大哥，为人豪爽，人称“路大胡子”。陶钝决定先通过路友于的事打动他：“（路）友于兄在当时主张国共合作，直至牺牲也是和共产党一起的，他成了国民党人的榜样。这样的国民党人，不仅国民党尊重他，全国人民都尊重他，连共产党也同样尊重他。政见不同，救中国的意志是相同的。如果他还在，一定会希望你进行国共合作，一起抗战。”在陶钝和路君约等人的劝说下，以及考虑到当时的大形势，路景韶决心拉起队伍抗日，坚决打击日寇，保家卫国。他把整个区的地方武装编为一个抗日游击大队，他兼任大队长。还成立了由陶钝担任队长的青年队，相州的赵明宇召集二区的一批青年，也加入了青年队。



陶钝(资料图片)



赵明宇

路家道口设伏打击日寇

1938年2月2日，日本侵略军1000余人从高密出发，沿诸高公路向诸城进犯。路景韶得知后，立即率领抗日游击大队500余人埋伏在路家道口一带。翌日清晨，3辆满载军火的日军汽车行驶到芦河时陷住了，车上19名日本兵除留下几人看车外，其余纷纷到村里找人推车修路。路景韶当即派王贯三带领200余人去抢夺军车上的武器，派张本亮率300余人到福胜村后公路两旁埋伏。群众听此消息，不少人自动加入战斗行列。10时左右，5辆军车拉着100余名日本兵来到福胜村时，游击队员一齐开火，激战一小时后，日军反扑，游击队员撤退到道口。抢夺武器的游击队员因暴露目标未能成功，只好退回道口。两路人马会合后，打退日军的多次进攻。于傍晚撤往齐沟村一带。这次战斗共击毙日军6人，缴获枪1支，是日军在诸城受到的第一次打击。

40多年后，曾亲临这次战斗的陶钝在一篇回忆文章《一位被遗忘的朋友——缅怀赵明宇同志》中，详细地记叙了战斗过程：

日寇先头部队到了路家道口村西芦河(从芦山下来的一条小河)渡口，汽车陷入了泥塘。路大队侦知后，派了一个射击小组去，从东面射击。那时正当过阴历年，我回到本村，从本村带了一个班在西边埋伏，发现敌人就射击。这些游击队员都是在农村防备土匪和打猎的射手，射击技术是挺好的。当时敌人受到了杀伤。敌汽车冲出泥塘后，

打响诸城抗日第一枪

急忙南驰。天晚以后，敌人包围了道口村，路大队没有撤出。入夜，敌人用重机枪和小炮攻击村围子墙。游击队在围墙上坚守，上来的鬼子被子榴弹和步枪击退。赵明宇和他同来的青年队员在围子墙上和敌人对抗，这是他第一次过战斗生活，从前他连枪也没有拿过。战斗到下半夜，围子墙没有被攻破，杀伤了相当数量的敌人。敌军停止攻击以后，赵明宇带领游击队从东门撤走，战斗中牺牲了六位战士。

文章中提到的赵明宇是一位回乡抗战的诸城优秀青年，又叫赵震寰，是相州镇人，生于1903年，后来考入山东省立第一中学，与邓恩铭同班同学。邓恩铭与王尽美相识，就是由他介绍的。他在王尽美、王翔千、邓恩铭影响下，从事进步革命活动，先后参加了“励新学会”“济南马克思主义研究会”等进步组织。后来，他参与了李大钊、丁惟汾、路友于主持的国民党北京执行部的活动，与路友于交往密切。1927年，李大钊和路友于等一批革命人士在东交民巷使馆区被捕，惨案发生前多方面的营救和事发后烈士遗体的收殮等工作，都是由赵明宇联系办理的。七七事变发生后，在青岛铁路小学任校长的他，放弃安逸的教学生活，回到家乡进行抗日。

路家道口伏击战打响了诸城抗日第一枪，唤醒了更多诸城儿女的爱国热情，他们众志成城、义无反顾地走上了抗日的道路，筑起了一道坚不可摧的新的长城。



郝戈庄无名烈士碑。



郝戈庄战斗发生地淇河西岸。



时任民兵组长的王福莲。

军民做好战斗准备 马耳山反扫荡胜利

在皇华镇桥上村村路东侧立着一块石碑，上面写着“马耳山抗日遗址”几个醒目的大字，落款是“中共诸城市委诸城市人民政府”，日期是2020年9月。1945年5月下旬，日军纠集诸城、莒县、日照、泊里等地日、伪军5000余人，分四路向滨北诸、莒、日、胶根据地实行迂回大“扫荡”，妄图“围剿”滨北军分区和各县地方武装以及诸城、日北等县党政机关，摧毁五莲山区抗日根据地。

5月22日，四路日、伪军在马耳山周围集结，实行“铁壁合围”，野蛮地烧杀抢掠。23日，日军将我滨北地委、专署，诸城县委、县政府，日北县委、县政府等机关和千余名群众包围在马耳山上。将长城岭村160户群众的粮食、衣物和182头牲畜全部抢掠一空。24日，日、伪军一部在松柏林村抢掠后，纵火烧毁房屋500多间。25日，一股日、伪军劫掠老家庄，在山沟中包围了部分避难群众，有18人被刺刀刺死。

在日、伪军“扫荡”之前，马耳山一带各级党组织就向根据地群众作了思

想动员，并且做好了战斗准备，坚壁清野，疏散老弱病残。有的村挖了地洞，有的村里村外垒石伪装成假人岗哨迷惑敌人等。来犯的敌人一进根据地，就踏响了地雷，被炸得人仰马翻。当地民兵奋起阻击，民兵队长王义龙身受重伤，仍然坚持战斗，最后壮烈牺牲。马耳山西麓，民兵们奋勇抵抗，弹药打尽后，凭借居高临下的地形，用滚石击退了敌人的进攻。

我方的顽强阻击让敌人惊魂丧胆，不敢走正路。24日，日、伪军搜索于家沟村时，一名日本兵抢掠了群众财物后正想离开，遇上本村农民于方俊、于方清等五兄弟，他们先是设法稳住这个日本兵，然后乘机一齐动手，将其扼死。经过军民的英勇奋战，我党在根据地内兴办的军用、民用工厂均被完好地保护下来，其中就有桥上村的一处兵工厂。马耳山反“扫荡”取得了胜利。

党组织和政府粉碎了敌人“扫荡”过后，立即派出干部，调拨物资款项，救济受害村庄群众，帮助受害群众修盖房屋，重建家园。



马耳山抗日遗址。

郝戈庄西南山坡埋忠骨 捐资建抗日英雄纪念碑

郝戈庄抗日英雄纪念碑位于诸城市皇华镇前郝戈庄村西南山坡上，由于这座山叫“江山”，纪念碑又叫“江山抗日英雄纪念碑”。这是郝戈庄镇干部群众于1991年清明节捐资修建的，纪念碑自建成以来就成为爱国主义教育的重要地点。当年，郝戈庄年近九旬的王福莲老人接受采访时，含着热泪讲述了那段难忘的历史：1945年2月4日深夜，当地群众正在过农历“小年”时，日寇开始悄悄包围郝戈庄一带村庄，企图烧杀抢掠。驻扎在这里的滨海军区十三团二营得到情

报后，马上帮助村民转移。次日凌晨，日军从我军后方发动袭击。二营一连指战员为了掩护群众和主力部队转移，在淇河西岸依靠有利地形和敌人周旋，顽强阻击敌人。日寇久攻不下，不断增兵，将一连官兵围困在淇河西岸。战斗持续4个小时，四面受敌的一连指战员寡不敌众，除一人生还外，其余47人壮烈牺牲。烈士们身上布满了弹孔和刺刀痕迹，有的手里还紧紧握着枪支。当地群众悲痛地将这些牺牲的战士就地掩埋。关于这次战斗的一些细节，史料记载得并不多。

带领郝戈庄村民转移 受夹击几乎全部战死

1932年出生的下苗山村村民王增奎对那段往事仍记忆犹新：1945年2月初，八路军一个连(滨海军区十三团二营一连)从山南到了下苗山村，部队当晚就驻扎在下苗山村。这支部队连部就住在他家，有连长和他的警卫员，还有连队的卫生员、通讯兵等，一共七人。连长名叫丁秀卿，白生生的，一副文弱秀才的模样。虽然已经开春，但天气还很冷，尤其是在晚上。王增奎就从院子里抱来柴火把东屋和西屋的炕都烧热了。

他见了秀卿身上斜背的匣子枪，就好奇地暗暗用指尖触着枪套，丁秀卿发现了，就笑着问王增奎：“小朋友，你喜欢枪？”王增奎点点头。丁秀卿问他为什么喜欢枪，他说有枪就可以用来打鬼子。通过交谈，他才知道这个丁连长是上过学的人，出身地主家庭，为抗日弃学参加了八路军。丁秀卿开始手把手地教王增奎如何使用匣子枪，很快王增奎就学会了上子弹、勾扳机、瞄准。丁秀卿对旁边的下苗山村村长王进来说，这孩子是一棵当兵的好苗子，要不是他年龄太小，真想把他收到部队。

王增奎听了，马上就嚷嚷着，让丁秀卿带他去当兵。丁秀卿说，等他长大了，一定让他去当兵。他见王增奎不相信，就让警卫员拿来一个军用包，从里面摸出十几个子弹壳，把其中一个拿给王增奎说：“咱们以此为证，到时候只要你拿出这个子弹壳，说是某年某月丁连长给你的，部队就会收你当兵。这也算是我赠给你的一个纪念品吧。”警卫员小岳对王增奎说：“你可不要小看了这个小小子弹壳，这可记录着我们连长杀鬼子的数目。丁连长每杀死一个鬼子，就收藏一个子弹壳。这可是我们连长的战功簿啊！”

第二天，吃了中午饭，部队要向郝戈庄村开拔。临走时，丁秀卿把军帽摘下来，往王增奎头上一扣说：“来，让我瞧瞧你戴上军帽像不像一个八路军战士。”丁秀卿又说：“这顶帽子就留给你做纪念了！希望你快点长大，早日参军打鬼子。”丁秀卿说完后，拍拍他的肩膀，就跑在部队前头去了。队伍随即疾速地朝北岭奔去，他们卷起的尘土四处飞扬。

当天深夜，忽然从郝戈庄村方向传来阵阵枪声。第二天一早，王进来忙派下苗山村民兵连长苏来喜去打探消息。苏来喜很快回来哭喊道：“全完了！”原来，昨天深夜，从泊里方向来的日寇悄悄包围郝戈庄一带的村庄，企图烧杀抢掠。驻扎在这里的丁秀卿马上帮助村民转移。为了掩护群众转移，丁秀卿他们边打边往西南方向撤退，后来被敌人从东西两面包抄，最后他们弹尽粮绝，就与敌人展开了白刃战，几乎全部战死。

当天，常山区委召集各村凑齐了几十口棺材，把这些年轻的烈士埋葬在了郝戈庄南面的山坡上。王增奎说：“太惨了！他们都还那么年轻，眼瞧着就迎来抗战胜利了，却等不到这一天。”王增奎那天跑去了战场，在尸体堆里寻找着丁秀卿。许多尸体几乎面目全非了，他最终也没有找到。丁秀卿留给他的那个子弹壳，戴在他头顶上的那顶八路军军帽，就成了留给他最后的纪念了。

新中国成立后，埋葬在南岭上的许多遗骸相继被烈士家属迁走，现在那里已基本没有多少烈士墓了，但他们用年轻的生命铸就的革命丰碑永远屹立在郝戈庄村的土地上，屹立在后人的心中。